

# 交大人的下一代

## 佇立・世紀交替的年代

翁啓信

處在當今，這個世紀，與下個世紀之間的年代，我們面臨的，到底是頹廢虛無的，法文（Fin de si`ecle）所意指的世紀末，或是充滿光明契機的，德文（Jahrhundertwende）所意指的世紀轉？

Narrowly Capitalistic Technology-Utilitarian

專精化工程導向技術學院

～～摘自某學長的簽名檔

NCTU在你眼中，是什麼模樣？

交大自從在台灣復校，以電子系所起家後，就帶著濃厚的理工氣息。而培育出的交大人進入社會後，憑著過往紮實嚴謹的訓練，以及孜孜不倦的努力，都在職場上繳出了亮麗的成績單。尤其是近年來一片欣欣向榮的電子產業，更有不少是由交大人所締造的成果，因而帶動了整體經濟的繁榮。這樣輝煌的表現，也就理所當然的建立起交大人在業界的口碑。

於是，如今的交大不僅在學術性的研究計劃上與相關企業界有著密切的合作，更不時與業界舉辦校園徵才的活動，一方面讓企業能較直接的吸收交大人中的佼佼者，同時也讓交大人對企業有更深入的認識。這些交大校園與企業間的頻繁互動，逐漸塑造出了一種微妙的供需關係，使交大的教學方向慢慢偏向提供企業人才的訓練，以注重實用為目的。這可由天下等相關財經雜誌，動輒出現的「企業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企業對各校學生的滿意度」等標題得到印證。

另一方面，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各門學科發展神速，漸漸地，每個科系在其所屬領域深化耕耘的結果，擁有的技術理論越來越專業、龐大。在這樣的演進趨勢下，即使彼此處於同樣的學院，只要是不同科系的學生，往往就無法了解對方的修習領域，而逐漸造成各學科之間的學術鴻溝越來越難跨越。

大學的功能眾說紛紜，而且在學術上有過極為精采的研究討論，至今仍未有定見。然而其基本的目的，應是在於培養健全的國民所需具備的各方面能力，以助其全面性的人格發展。這也就是一般認為「大學不宜太早分科」所持的論點。從這個角度來看，在當今學術界都出現了檢討的聲音，憂心各領域學術藩籬越來越高，使得學術研究越來越缺乏宏觀的視野，「隔行如隔山」愈益明顯的情況下，追求「專業化」儘管重要，卻不應該因此而阻礙了對於知識的整體了解。哲學家庫里士南



(Krishnamurti 1895——) 在1953年寫道：「教育的目的，在於免除恐懼。」正是立論於：真實性的知識是整體性的理解，片段的知識則令人恐懼。

如今，交大人在本科系的授課研究內容越來越深入、越來越專門的情況下，一片瀰漫著實用主義的氛圍；加上受到過去濃厚理工氣息的傳統的影響，所受的教育越來越專業深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學術領域上也就有著越來越窄化的趨勢，某一個科系對於鄰近學系的領域往往互不了解，有著不淺的隔閡。而現今所規劃的通識教育，大多只是聊備一格，完全不具有其規劃之初所應秉持的原則：「提供交大人對各方面知識的通盤認知，以平衡本科系課程專精化的現象」。更有甚者，許多交大人修通識學分的依據幾乎是以「營養」與否來考量，修課內容不是重點，輕鬆好過，分數高才重要。現在交大的面貌，已經距離所謂的「大學」越來越遠，而逐漸朝著技術學院、或職業訓練所的方向走了。

當然，在現今講求專業化的潮流下，交大逆流而行並不是什麼好事。但由於本身特殊的條件背景，交大分科的程度，在國內大專院校來說，已經是極細的了。即使真要窮究專業的領域，也可以留待研究所，再進行更深化的學術研究，而沒有必要在大學就因追求專業，而犧牲了學術上宏觀的視野，造成思維的窄化。更不應隨業界起舞，一味的追求實用主義。在一般的認知裡，在大學裡即使學得再專門，出了社會仍未必能銜接得上，大多要重新再學。因為大學的教育並不在於短視的熟習技術，而是從長遠的眼光來看，期建立穩固的學術基礎，以供日後的發展。況且，一味的以日後的職業走向作為大學教育的考量，只不過是更加強「大學生是資產階級後備軍」的惡質化發展。

愛因斯坦曾以「專家不過是訓練有素的狗」，對學術教育的窄化提出警告。認為若只注重技術性的訓練，而不能以宏觀的角度吸取知識，將失卻本身的主體性。令人

# 交大人的下一代

憂心的是，這一代的交大人如果不能多方面充實自身的素養，獲取全面性而非窄化的知識，思維單一化的結果，自身的人性必將逐漸被剝離，而被工具理性所宰制，真正成爲愛因斯坦口中「人事不知的狗」。

在中世紀時期，人類僅能從他所屬的種族、家庭或工作團體意識到個人的存在。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這層面紗消失了，國家、種族、家庭這些社會機制都被客觀化了，而同時個人的主觀意識相對強化，人類成爲有意識的個體，並以這樣的主觀意識來認定自己的存在，……

～～歷史學家 J. Burckhard 《義大利的文藝復興》

當今資訊快速發展，只要看媒體上一窩蜂的報導，即使再懵懂的人，都能感受到：這波的資訊革命，即將構成生活上、社會上全面性的變革。現有的法律規範往往一瞬間就跟不上資訊的發展，而成爲過時了的古董；經濟型態也不再是以往我們所熟悉的模樣，而以超乎我們想像的速度、形式發展著。而在這波資訊革命的浪潮中，網路的發展無疑的，是有著最豐富的樣貌，也最具有潛力。

在國內的各大專院校中，交大網路的發達，堪稱數一數二。不僅有著便利的宿網，使交大人平常在宿舍就能很便利地運用網路資源，部分系所的學生幾乎人人都放著一部電腦在寢室中，資訊相關系所的設備更有著傲視全國的水準。對這一代的交大人來說，使用電腦、上網是極爲普遍的事。說網路是交大人生活的一部份，其實一點也不誇張。

即將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資訊革命，被視爲第二次文藝復興，而網路的發展，也就理所當然的被類比爲印刷術的發明，成爲各方關注的焦點。如同印刷術的發展加速了知識的傳遞，解放了人民的創造力，使人們從中世紀的政教控制中掙脫出來。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全世界籠罩在資本主義的商業邏輯中，文化快速的單一化、平面化，趨向「輕、薄、短、小」的今日，網路的發達究竟是讓個人能獲得更強大的資訊力量，自各種桎梏中解放出來？還是由於技術被少數人把持，用以服務國家或大公司，反而更加助長了對個人的宰制？我們面臨的，究竟是可供自由馳騁的疆野？還是赫胥黎筆下的，由國家機器強力掌控的美麗新世界？

環顧周圍，總是汗顏的發現，交大人使用電腦網路的，仍以打電動，上BBS聊天打發時間，抓檔案圖片居多，網路的使用仍只是停留在扮演提供娛樂的角色。在以BBS（電子佈告欄）爲主的資訊流通中，網路的不可管制性呈現了一個人人平等的、去中心化的對話場域，使人不再能依恃著社經身分、地位，而以一種平等的虛擬身分進行對話。這種特性，幾乎已經是提供了理想中的媒體所需具備的重要條件。但很可惜的，以現今的發展情形來看，使用者卻未建立起相對應的網路文化。訊息的傳遞雖然便利，但大多數卻是毫無意義的垃圾訊息。於是大多數人在面對漫天而來的資訊，若不是耗費漫長的時間進行資訊的篩檢、解讀，就是被資訊的洪流嚇住，從此胃口大

壞，只挑選輕薄短小的訊息，而不耐煩於接收比較巨量，比較具有深度的資訊；甚至因此而完全放棄接收資訊。

網路在資訊流通上的威力及重要性，將慢慢浮現出來。以台灣現今的社會情況來說，報紙電視等各式媒體極度誇張的惡質化發展，趨向越來越商業，越來越媚俗，目前學術氣息仍濃厚，尚未受到商業機制進佔的網路，似乎是如今顛覆惡質化媒體，以趨向比較良性的發展的唯一希望。而以交大人所處的網路環境的優越，以及普遍性的，對電腦技術的熟習，在第二次文藝復興來臨之際，交大人必然站在極為重要的樞紐位置。而造成的影響是好是壞，以及最終會是什麼樣的結果，都還是未定之數，值得交大人細細深思，審慎踏出腳步。

如狄更斯所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混亂的時代。資訊，或者說網路的發展，能不能朝著比較良性的方向前進，成為新興的媒體，以幫助個體脫離種種不當的宰制，還給人本來的面貌；能不能形成一個供社會上各階層雙向溝通的場域，以彙整意見，形成民意的表達，就要看網路上能不能建立起良好的文化，消除惡質化灌水這一類無意義資訊的現象。在學術網路，在交大，勢必居於變革的起點！

現代科學原則是以下述方式先驗地建構的，即它們可以充當自我推進、有效控制的領域的概念工具；於是理論上的操作主義與實踐上的操作主義漸趨一致。由此導致對自然進行愈加有效統治的科學方法，透過對自然的統治而逐步為愈加有效的人對人的統治提供純概念和工具……政治意圖已經滲透進處於不斷進步中的技術，技術的邏各斯被轉變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狀態的邏各斯。技術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轉而成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

～～法蘭克福學派健將 Herbert Marcuse 《單向度的人》

提起風城的人文環境，總是讓人不禁搖頭。科學園區的高度繁榮，並沒有帶來相對應的高品質文化環境。而屬於新竹學術中心之一的交大，雖然近年來成立了人文學院，然而就整體環境來看，仍是持續著重理工、輕人文的不平衡現象。在這樣的環境因素下，造就令人汗顏的文化沙漠，也就不是什麼意外的事了。

以交大現今的社團發展狀況，服務性社團（或應正名為聯誼性社團？）永遠聲勢浩大，輕易的就能從學校獲得經費，舉辦大型活動。而學術性社團卻彷彿走向另一個極端般，總是門可羅雀，小貓兩三隻的慘澹經營，不僅在活動經費的申請上受到刁難，甚至在學校經費自籌的壓力下，動輒面臨社團辦公室遭收回的窘況。而從學聯會所辦的種種大型活動來看，多半都是舞會、演唱會之類的，鮮少有高水準的文藝活動，更別提電影小組的選片片單老是充斥著好萊塢的商業影片。

如果這些課外活動能在某個層面，大致代表交大人的興趣取向，那很明顯的，通俗性逸樂是大多數人的選擇。當然，通俗性逸樂盛行並非什麼十惡不赦的現象，要深惡痛絕的除之後快，而且從某個角度來看，其存在也有著不可抹滅的正面意義。但是

# 交大人的下一代

當交大人的生活除了專門的課業，以及通俗娛樂外，別無他物，這樣貧乏的精神生活所導致的思想窄化，就是令人擔心的現象了。

如同知識上的窄化使人目光短淺，在生活上如果除了淺碟子的逸樂文化，以及高度的工具理性外，沒有人文方面的刺激，這樣思想的單一化，會使交大人逐漸失去比較接近人性的部分，而極端的機械化，這當然是令人十分憂心的現象。而且一個人思想維度的單一，意味著他只接受某一種意識型態，久而久之，他就變成只能、只願意接受那樣子的意識型態，失去反省批判的能力之後，也就越容易受其操控、宰制。在這個科學文明已經過度發達而成爲獨尊的意識型態的時代，實在沒有必要讓人更加的工具化，而失去其本身的目的。

未來將會如何，誰也無法預料。但，一定會不一樣——無論好壞。我這樣堅信著。

註：本文中概括性的使用「交大人」一詞，有過度化約之嫌，不甚妥當，然並無其他更適合的表達詞彙，只好姑且用之。

(編按：作者全家皆為交大人，父親翁明毅為電子60級、電研所62級，母親顏淑琴為電信62級學姊、其妹翁婉玲為電子91級新生。)

## 翁啓信小檔案

1977 呱呱墜地  
1995 台北市立建國中學畢業  
1998 即將邁入在交大電控的最後一個年頭

喜歡音樂、書。  
自從告別童年時代，  
就開始陷入無以名之的焦慮中，  
於是不斷地尋找透氣的窗口，  
直到今日。  
非常清楚自己是個無可藥救的理想主義者。  
因緣巧合吧，  
父母都是交大校友，  
而我們兄妹倆竟也都成了交大人。  
於是想起交大，  
總不免有著愛恨交織的情緒。

